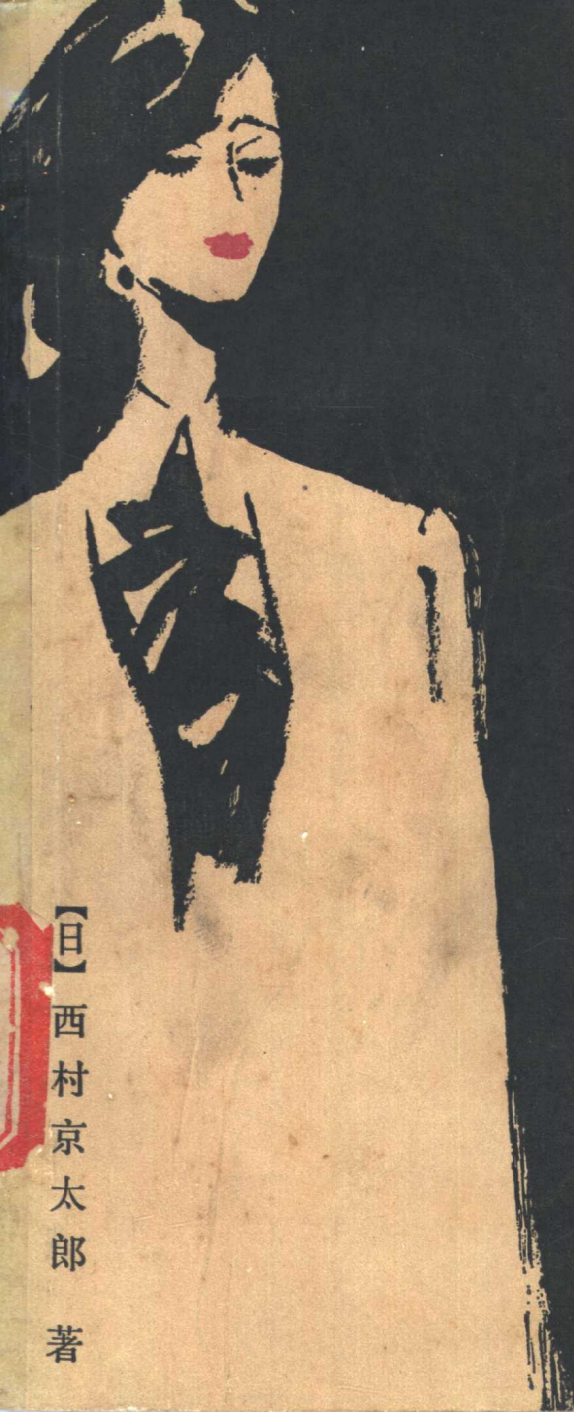


天使的伤痕



【日】西村京太郎 著

天使的伤痕

〔日〕 西村京太郎 著
川 谦 译
子 木 校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天使的伤痕

〔日〕西村京太郎 著

川 谦 译

子 木 校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75印张 137,000字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4,950册

统一书号：10091·1071 定价：1.05元

序 章

他长时间思考着这个问题。愤怒、憎恨、悲伤、绝望，在他的心中翻腾。

他紧握着手枪。是把枪口对准自己，还是把枪口转向他们，他还没能下定决心。

每当愤怒、憎恨到极点时，就想杀掉他们。因为他们曾经杀掉了他们的伙伴。真正的罪犯没有受到惩罚，而杀人犯却逍遥法外。正义究竟在那里？而且他们毫无悔过赎罪的表现。一定要代替法律惩罚他们！他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。

这不单单是为了复仇，而是要伸张正义！

但是，当悲伤、绝望袭来时，他想自杀。把枪口对准自己，只要一扣扳机，那么一切就都了结。他憎恨他们。可是，他们毕竟是他的同胞。尽管如此，他心中的仇恨并未消失。他深感聪明的禀赋给他带来的苦恼。如果智慧在常人以下，也就不至于有这些烦恼了。

他的目光转向手枪。果真能扣动扳机吗？他看着自己的手。能，扣扳机是不成问题的。当他想到这里，一个暗淡的自嘲的影子，浮现在他的眼前。

他感到身体在轻微地颤抖，是由于憎恨，还是由于恐怖，他自己也弄不清楚。

霎时，痛苦的泪水流在他的面颊上。

目 录

序 章	(1)
第 一 章	在阳光下 (1)
第 二 章	涂写的废纸 (14)
第 三 章	安琪儿·片冈 (28)
第 四 章	天使酒吧 (43)
第 五 章	笔迹鉴定 (63)
第 六 章	天使的影子 (81)
第 七 章	底 片 (94)
第 八 章	疑惑之中 (111)
第 九 章	岩手寻踪 (123)
第 十 章	稻草人和紫菜卷 (143)
第 十 一 章	A B C (164)
第 十 二 章	案件的根源 (186)

第一章 在阳光下

1

十一月十五日，星期一。

这对田岛来说，是难得的假日。作为报社社会部的记者，规定的假日也常常会被采访工作挤掉。

这次，田岛事先就和总编辑打好了招呼，希望能在十五日给一天假。这是他和山崎昌子早就约好了的日子，所以田岛不希望在这天有什么别的事情。

昌子是京桥某商业公司的办事员。她总是在星期天休息，但田岛没有固定的假日，所以他们难得有个约会的机会。这次，田岛告诉昌子，无论如何十五号这天得请个假。但愿这一天别临时发生什么紧急的事情而使约会落空。

田岛很想和昌子结婚。虽然他们最近才相识，但相处时间短并不是问题。

昌子的美，是最中田岛的心意的。昌子不是苗条型的时装模特儿式的美人。今年夏天，他们一起去洗海水浴时，身穿游泳衣的昌子的健美，真使田岛倾慕不已。

昌子不是东京生人。她出身于东北地区的农家。借用她的话形容，那是一个“一到冬天，熊和罐子就会来到家门

口”的偏僻村落。

昌子是借姐姐和地主的儿子结婚的机会来到东京的。那是四年前，昌子才十九岁。

“所以，家乡的口音总是改不掉，真讨厌！”

昌子总是这样责备自己，可是田岛并不感到怎么难听，告诉她，乡音并不严重，大可不必为此担心，昌子听后，总是喜形于色地笑着说：

“是吗？要真是这样，还多亏了我姐姐了。”

据昌子讲，从她小时起姐姐就经常告诉她要纠正乡音。姐姐认为，既然有去东京的打算，还是改掉乡音好。

除此之外，昌子还常常说起姐姐一些别的事。也许因为父母双亡，只剩下她们姐妹俩的缘故吧。

有一次，昌子说：

“姐姐曾救过我的命。”

但事情的具体经过，田岛没有问过她。总之，昌子对姐姐的敬重是无与伦比的。

“我是个守旧女人。”

昌子常这么说，这也许是受了她姐姐的影响。

田岛并不讨厌旧式的女人。他认为旧式女人比咋咋呼呼的时髦女人要好得多。何况昌子并不象她自己说的那么古板。她既有新的知识，又不那么优柔寡断。

2

幸运得很，约会的那一天，没有什么变故。这是一个秋

高气爽的好天气。

田岛按约定的时间，在上午十点来到新宿西口京王线车站，昌子已先他一步等候在那里。

十月间新宿车站郊游的客人还是迎接不暇的。可是，一进入十一月，虽然气温并无明显变化，但等车的人却骤然减少了。不问天气冷暖与否，总是按季节更换衣服，这已是日本人的老习惯了。再加上今天是工作日，无论检票口，售票口都显得格外冷清。

多亏今天是个工作日，田岛想。因为每天上下班田岛吃尽了在人流中拥挤的苦头。

“票已经买好了。”

说着，昌子拿出两张票给田岛看。整天忙于工作的田岛没得工夫对这次野游做准备，只提出最好去个清静的地方，剩下完全听凭昌子的安排。

“你打算带我去什么地方呢？”田岛问。

“圣迹樱冈。”

“没去过，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字。那里好象是与明治天皇有点什么联系？”

“说真的，我也不十分清楚。”

昌子耸耸肩。她今天穿了件白色毛外衣，配上西服裤，打扮得更带孩子气了。

“一看站名就有些诗意，所以就买了去那儿的票。”

“真不负责任！”

田岛微笑着接着说：

“不过，在一无所知的地方下车，倒也有趣。”

“我倒是打听了问事处的人，不过已经……”

“已经买了票，是吗？”

“他们说那里有座二百米左右的三角山，虽然不高，可是对于脑力劳动者来说，是最合适不过了。”

“的确，对缺乏运动靠工资生活的人来说，二百米左右的山正合适。”

田岛的脸上，泛起苦笑的神情。确实，学生时代的自信现已荡然无存了。

离上次乘坐京王线已有半年了。在当时施工的地点已盖起一座五层大楼，楼下是地铁站台。荧光灯光芒四射，站台十分华丽，使人感到好象不是到郊外去。莫非是郊外线变成通勤线了？

过了检票口，田岛才注意到昌子拎着的布兜，忙接过来。田岛不知道兜里装些什么。看看里面，闻到面包和菜卷^①的香味。昌子连午饭都准备好了啊。

车厢空荡荡的，使人产生一种乘坐通勤车的错觉。过了调布，窗外便出现了一片杂树林和农田，使人有了来到郊外的实感。半个小时左右，车到了圣迹樱冈。

这是一个在田野里孤立着的小车站。下了电车，只见站台的广告牌上贴满了零售土地的广告。原来这一带，好象也在被“土地热”的浪潮冲击着。出了检票口，站前是一个细长的商店街。其实，真算不上什么街。照相馆，食堂，荞面

① 菜卷：也叫紫菜卷，是用紫菜片卷做成的饭团。——译者

条铺，再加上四间门市的土地代理店，就是这条商店街的一切。

田岛在照相馆买了备用的胶卷。店老板告诉他，过了道路口一直往前走，就是多摩川的河滩。接着又说：

“不过，河附近人家很多，去了也没什么意思。”可见车站附近没有人家，可能和地价有关吧？地价越高，车站周围就越会出现环形空地^①，田岛好象在哪本书里看到过。

“那么，三角山在哪儿？”田岛问。

“三角山在河的反方向，走二百多米，有一座小山，那就是三角山。原名叫和田山，因为山的形状是三角形，当地人都叫它三角山了。山虽然低，周围风景都看得见。”

“就是那座山。”昌子在一旁说。

按着老板指的方向向前走，眼前出现一条宽阔的柏油路。路旁有停车站的牌子，象是通公共汽车，但看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。也许是一个小时左右一趟吧？

沿着这条柏油马路又走一会儿，道路两旁杂木林渐渐多起来。过了小桥，便是一个派出所。写着“南多摩警察署关户派出所”。从“关户”这个名称看来，在这附近可能有过北条氏的关口。

派出所的左边便是一座矮山，路牌上写着“三角山入口”。从柏油路分出一条小道直通山麓，这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小道，道路两旁是杂树林和梯田。在已经收割完的田地

① 环形空地：指盲目扩大郊区，城市中心区住户逐渐减少的现象。

里看不到一个人影，只有不太干净的稻草人寂寞地伫立在田地里。

当过往行人少下来时，昌子倚向田岛，他们手挽着手。

“这路真难走啊！”田岛苦笑着说，昌子靠得更紧了。

山间小路十分幽静。没有一丝风，也看不见一片云，只有深秋的太阳光倾洒在大地上，使人感到燥热。这里是僻静幽雅的环境。昌子胆大起来了，她把头依偎在田岛的肩上漫步走着。田岛似乎闻到了阳光和昌子头发的清香。走了十分分钟左右，来到了一个岔路口。梯田不见了，展现在眼前的是红叶茂密的杂树林。按路标所指方向，右边是通向山顶的近道。两个人沿着右边的山道向前走去。道路越走越窄，杂树林里的树枝尽情地伸展着，形成了一条树的隧道。两个人钻进杂树林的隧道，枯叶在脚下沙沙作响，碰弯的树枝不时地弹回来，稍不注意，就会碰到脸上。悠闲地并肩前行是不可能了。

“我在前面走吧。”

田岛说着，用拾起的树枝拨开垂下来的枝条和藤蔓，向前走去。路这么难行，田岛怀疑是不是路标指错了方向。可这明明是一条上山的路，沿着这条路向上走去，不会走不到山顶的。也许这是一条久无行人的荒路。

“你家乡也有这样的地方吗？”田岛一边走着一边问跟在后面的昌子。可是，没有回音。田岛停下脚步，回头一看，昌子正蹲在后面五米远的地方。

“怎么了？”听到田岛问她，昌子蹲在那里用手举起脱下的一只鞋给田岛看。

“鞋里掉进了石子儿。已经拿出来了。”

昌子蹲在那里，雪白的毛衣的两肩在满山红叶的映照下显得红艳艳的。田岛拿起照相机，按了快门。因为是彩色胶卷，如果照得好，毛衣的白色和火一样的红叶，映衬在一起，红白相间会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。昌子穿好鞋，来到跟前咧着嘴说：

“真讨厌！人家脱鞋的时候你照什么相？”

“我可不是因为样子好笑才拍照的。”

田岛急忙申辩，告诉她是由于色调美才照的，昌子这才消了气。

树木隧道又继续了一段之后，山间小路忽然变宽，周围也一下子明亮起来。头上遮蔽的树枝不见了。阳光洒满了山顶。视野也变得宽阔起来。右边是不太陡的山崖，银色的京王线铁道和蜿蜒的多摩川河流尽收眼底。

“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吧。”田岛招呼着昌子。正在这时，忽然从他们来时的方向传来了男人的哀鸣。

3

田岛一惊，随声望去。但由于茂密的树木遮挡着，加之弯曲的道路，也遮住了他们的视线，田岛什么也没看见。

昌子吓得脸色苍白。

当田岛正要向着声音的方向走去时，突然传来树枝摇动的沙沙声，声音越来越近。

“我害怕。”昌子小声说着，紧紧靠着田岛的臂膀。就

在这时，从树林深处跑出一个男人，站在他们面前。这是个中年男子。那男人的脸痛苦地扭曲着，两手伸向前面，象是在求救。男人的胸前好象扎着一把匕首样的东西。鲜血从漂亮的深灰色西服上衣里浸了出来。

昌子惊叫着，把头埋在田岛的怀里。

田岛不知如何是好。一面保护着颤抖的昌子，一面注视着那个男人。

那男人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可是听不见声音。他踉踉跄跄地来到离田岛五米左右远的地方。但这时，他象是已筋疲力尽，一下子倒下来，向着路右侧的平缓崖坡滚落下去。接着传来山白竹的响声。不一会儿，声音消失了，这里又恢复了平静。

在那男人的身影从眼前消失的瞬间，处于休息状态的记者责任心猛地苏醒了似地，田岛放开昌子，向崖下望去。那男人好象在半腰被树枝拦住了。是否还有气儿，在上面难以判断。田岛看看昌子，她的眼神发呆，脸色苍白，惊恐不已。

“坚强点！”

田岛摇着昌子的肩膀安慰她。

“哎……。”

昌子呻吟般地答应着。

“我到下面看看去。”

田岛手扶在昌子的肩上，对她说：

“你好好呆在这里，可不要动。如果有什么事，马上喊我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不要害怕。”

田岛故意轻松地笑了笑，拿着照相机，顺着长满山白竹的崖坡下去了。

血象拉着线一样，染在黄色的山白竹叶子上。来到那男人面前，田岛立刻就闻到一股强烈的血腥味。他抱起那个男人，呼唤着他：“喂，醒一醒！”

那个男人微微地睁开了双眼。那朦胧的两眼是否看到了田岛，不得而知。那男人的嘴唇动了动。田岛把耳朵贴到他的胸前，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：

“天……”

“天？”“‘天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田岛在那男人的耳旁追问着。没有回声。仔细一看，那人已经断了气。

田岛拽住身旁的树枝，站了起来，低头看着那个断了气的男人。

一把匕首正好扎在心脏附近。那并不是一把普通的小刀。有一个圆而细长的把，把上带着护手。护手象似手工制作的。看样子刺的力量是相当大的，刃部几乎全部刺进胸里。

田岛拿起照相机。虽说报纸绝对不会登这种死尸的照片，可是看到这里，他不能不摄下了这个镜头。

从不同角度拍了三张照片之后，田岛又蹲在尸体旁边。尽管那男人的脸痛苦地扭曲着，可还看得出他是一个十足的美男子。年龄大约三十五、六岁。上衣扣可能是在滚落崖坡时被刮掉了，露出了内衣口袋上绣的名字。可以认出来是

“久松”两个字。只要这衣服不是借来的，那么“久松”就是这个男人的名字了。

田岛点着头，忽然又担心起昌子来。虽然断定刺杀这个男人的凶手已经逃走，可是，万一不是这样，那昌子可就危险了。

“昌子！”

田岛大声呼唤着，可是没有应声。

田岛惊慌地顺着崖坡跑上去。

只见昌子蹲在原地，两手捂着脸。田岛走到她的面前，把她抱起来。

“不要紧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昌子点着头仰起了脸答应着。但她的脸色仍是那么苍白。

“那个人死了吗？”

昌子问。

“死了。”

“那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“必须马上报告警察。”

田岛用嘶哑的声音说。

“小桥旁边有个派出所。我们到那儿去吧。”

“我还有些害怕。”

“犯人已经跑了。你听见什么没有？”

“我仿佛听到了脚步声，不过也许是精神作用。”

“说不定那就是犯人逃跑的声音呢。”

田岛虽这么说，但他也没有十分的把握。犯人可能是刺杀了那个男人之后，就立刻逃跑了。

两个人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走。田岛拿着照相机，昌子拎着装着午餐的兜子，但欢度假日的情绪已荡然无存。

4

派出所里，年轻的警察在无聊地读报纸。他用惊疑的目光打量着突然闯进来的两个陌生人。

田岛向他报了案，他却不肯相信。他那副表情好象在说：在这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怎么会发生这种凶杀事件呢！经过田岛反复说明，他终于相信了。

“我一个人带路，可以吗？”

田岛问他。又对昌子说：

“你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吧。”

昌子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田岛给警察带路，又返到山崖边。一看到尸体，警察也傻了眼。

“得马上跟警察署联系。”

说着，警察转身跑回派出所。

当警察抄起派出所的电话机联系时，田岛跑到站前照相馆，借电话向总编辑报告了死者的情况。一向说话尖刻的总编辑笑着说：

“真是多灾多难啊！”并问：

“你需不需要支援？”

“不用，我一个人满可以。我带来了照相机，还带了笔记本。”

“挺好的一个假日，真可惜啊！”

“严厉的总编辑，您要发起善心来，倒叫人不舒服。”

田岛拿着话筒，苦笑着。

“反正作为旁证人，我会被反复查问的，所以打算顺便做些采访。”

等了解到新的情况，再给总编辑去电话。想到这里，田岛放下了话筒。

当他返回派出所时，警察似乎也已经联络完毕，他见田岛进来，便对他说：

“警察署马上派警官来，希望你提供一下证言。”

田岛点点头，又看了看昌子，问警察：

“她可以回去了吧？我俩见到的是一样的。”

“那可不行！”

警察断然回绝后又说：

“如果不请二位留下，确实不好办。要让你们回去，那就是我的责任喽。”

田岛想：这真是个年轻而又死板的警察呀！可昌子微笑着对田岛说：

“我留下来也没什么，已经平静下来了。”

果然她的声音已不再颤抖，尽管脸色还有些苍白。

大约五分钟后，南多摩警察署的巡逻车伴着刺耳的警笛声来到了。

紧张严肃的刑警们从巡逻车上一下来，平静的派出所周